

我立于黑暗的尽头，俯视着光明

明暗线

BOUNDARY

王稼骏 / 著

《嫌疑人X的献身》之后，最伤感的真相
王稼骏将黑色幽默写到极致

那个人是谁？一再有意模糊画板上明暗的界限。
不要命的混混遭遇要命的杀人犯，谁才是宿命的主宰？
失落的友情、摇摆的爱情，我们的青春终将逝去，颗粒无收？

杀一个人，其实不是很容易！

团结出版社

死角

——死 角

明暗线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明暗线 / 王稼骏著. -- 北京：团结出版社，
2011.9
ISBN 978-7-5126-0613-5

. 明... . 王... . 推理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1）第168025号

出 版：团结出版社

（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：100006）

电 话：（010）65228880 65244790（团结出版社）

网 址：[http:// www.tjpress.com](http://www.tjpress.com)

E-mail：65244790@163.com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制：三河市祥达印装厂

开 本：150×210毫米 1/32

字 数：135千字

印 张：8

版 次：2011年10月 第1版

印 次：2011年10月 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978-7-5126-0613-5/I.292

定 价：25.00元

（版权所有，盗版必究）

自序

说来距离上一本书《她的秘密》出版已过去了两年，本书是我写的第二本黑色幽默类型推理小说，带着几分痞气和戏谑的口气来创作一部推理小说，这本身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创新和突破。

之所以会取《明暗线》这个书名，是因为在读书时，我的素描老师说过每一个物体都会有它的明暗交界线，它不一定是一条线，它是既不会受光也不会反光的地带，游走在明与暗的边缘。好比每个人在自己人生转折时期，所经历的那一刻或者那些日子，大学生活正是每个大学生们的“明暗线”，一段可以改变乃至颠覆观念、思念、理想追求的时光。不该忘却它，所以我写了这本书。

由于本书过于写实，为避免无法接受现实与理想的差距，我觉得在大家读这本书之前，有必要做一个小小的警告：

- 一、心脏病、高血压患者及琼瑶戏迷请慎重阅读，以免情绪失控；
- 二、学龄前儿童或留学生请在家长陪同下阅读，以免产生对中国大学的误解；
- 三、凡有类似经历者，切勿对号入座。

有看过本书的朋友猜想这是本人的自虐体自传，在此辟谣，本故事纯属子虚乌有，如感雷同，就当武侠小说看吧！

王稼骏·上海

2011年7月26日

王稼骏 作品

1

我考上的大学位于城市的最西边。从家中过去，路途遥远，甚是不便。整个路程等于一场铁人三项的比赛——自行车、公交车再加上地铁。花在路上的时间，足够我从上海到邻省转个来回了。

比起人民广场，我的学校倒是离邻省省会的市中心更近一点。每每收到“某某省人民欢迎您”的短信，我才深刻体会到将寄宿制学校建造在郊区的高度前瞻性。一周往返学校两次，所花销的路费几乎等于上班族一周的车费，而且耗时不少。

因而我发现了一条上学的捷径，最快的路线居然是从我家旁的浦东机场乘坐航班至虹桥机场降落，切身体到了一座大城市建有两所机场的好处，不知政府是否会将我的这部分路费纳入城市旅游收益？

再伟大的决策也难调众口，和吃多了药一样，副作用多多。这两个“多”字主要体现在人多和小偷多。人满为患的交通线路上以大学生居多，常有路人望见我所乘的公交车，摇首咂舌道：这是哪个学校？春游也舍不得多包辆车。

很多人都能做的事情，通常不足挂齿。

以前的大学就像一位深闺佳人，人人想上，但不是谁都能上的。后来的大学像二奶，有钱就能上。如今的大学跟妓女一样，想上就上。

正是这个原因，十几年来对我严加管教的父母，发现望子成龙竟这般下场，更发现成龙也不是什么好人。心一凉，毅然决定让我独自一人进行这场十五公斤的负重跑。

第一天去学校，重获自由的我心旷神怡，连车上馊肉的味道闻来也有东坡肉的余香。挨过了十八年，果然又是好汉一条了。

我美滋滋地哼着曲子：

鸟在高飞，
花在盛开，
江山壮丽，
人民豪迈，
我们伟大的祖国。

我正欣赏着地铁外的秀美山河，前面一个背影时尚的女孩往我这里退着。别退了！地铁又不挤，干吗非要靠得这么近。

我突然感觉有什么东西顶住了我，我低头一看，差点爆血管。女孩丰满的臀部正好顶住了我腰部以下大腿以上的部位。

要冷静！冷静！

该不是碰上女色鬼了吧！

时代不同了，男人也会遭遇咸猪手了。

车子晃啊晃，摩擦之下，我瞬间充血。

忽闻一声巨吼，力盖当阳张翼德，羞煞帕瓦罗蒂，此声振聋发聩，气拔山河。

我不由循音望去，人群中又爆发出一个惊雷，这声正如大音扫阴霾，众人皆恍然大悟。

“抓色狼啊！”

一个男人的声音震惊了全车的人。

得救了。

地铁正巧进站，车门一开，女孩面前一高一矮两个男人缠抱在一起，从车厢里扭打到了站台上。

中年妇女们纷纷对同性恋的行为表示鄙视。

可我才是受害者啊！

谁知，我面前的女孩也冲了出去，指着那个矮个子的男人大骂道：

“死色狼，吃我豆腐。”

此时谁也弄不清状况，但我似乎明白了。女孩是为了躲身前的色狼，才往我身上靠的。

我一甩行李，健步如飞地追了上去，很多没胆站出来的乘客，他们羡慕的脸从我身边掠过，自豪之情从我心头油然而起，这种情绪好似四岁就能读懂《金瓶梅》一样得意。

矮个儿男人挣脱了高的那个的纠缠，狂奔向检票口。

从中学开始我就一直是校足球队的主力前锋，带球跑的速度比一般人还快，没几步肯定就能赶上，在我将赶上之际，一张凶相毕露的脸转了过来，他的手伸向了腰际……

我心中一颤，莫非他想要拔刀？有种不祥的预感在我脑中蔓延，无数个舍生取义的英雄人物在眼前闪现：雷锋、赖宁、苍井空……

有只大手从后面拉住了我：“穷寇莫追。”

岔神之际，“咸猪手”一缩脖子，旋踵而去。

我回头一看，拉我的人就是刚才那个高个儿男人，我居然感觉很眼熟。

而他好像也在极力回忆着。

难道是他？

“原来是你。”高个儿男人移开了我肩膀上的那只手。

果然是他。

一时间我们俩都像参加选秀节目的演员们一样傻站在原地，呆呆地对视着。记忆犹如驶进站的地铁车门，迅速被打开，往事如无法阻挡的乘客般蜂拥而出……

他叫焦阳，是我小时候的隔壁邻居。从小到大，他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但自从他父母双亡之后，他就搬走了，初三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。

整整三年了，难道他还为那件事，对我怀恨在心吗？

那年秋天，因为我，他失去了双亲。

焦阳同我印象中的样子差别不大，脸没变，个子长高了，皮肤稍稍黑了点，眼窝更深了点，身上多了些沧桑和老练。

和这趟地铁上的多数大学生一样，他的身高比姚明矮一点，样子比陈冠希差一点，功课比重点高中的学生烂一点，实际情况可能还要再下调一点。

和寡言的焦阳往站台走着，这才猛然记起，自己的大包小包落车上了，不知刚才那些好汉们会不会每人挑选一件替我保管？

我急忙回站台，地铁已经不够义气地驶走了，剩下那些没挤上车的人，眼巴巴地望着空洞无尽的隧道深处，就像孟良崮上等待援军的74师。

万幸，我看见一位女孩守着我的一堆行李。

女孩就是刚才遭遇色狼的那位，她正打算谢谢焦阳，焦阳却冷酷地丢给她一个高大的背影，没有理她。

我拿回行李，慰问了两句，知道女孩居然和我同一个学校，互留了姓名，她说到了学校，改日有空答谢我。

我走向焦阳身边，他见到我之后，情感世界就像男足的传切配合，怎一个乱字了得。从惊喜、抑制、愠怒到平淡，他只花费了一秒钟，旋即情绪又转入平静。

接着，他对我说，你还是和以前一样不近世故。

我不知他说的是我见义勇为还是没和女孩继续搭讪下去。

从没想到，会在这里碰到焦阳。

我问道：“你也是去大学报到吗？”

焦阳点点头。

他沉默，没有否认，也没有应承我。看得出，他内心已经原谅了我，只是碍于面子，拉不下架子和主动说话。好比被强暴过的女人掉进河里，被刑满释放的强奸犯救起来，虽心怀感激，可心结依然难解。想要重修关系，关键还看强奸犯的表现，其中的尺度比拍三级片还难掌握。

“那我们一块儿走吧！”我示意地铁已经进站了。

于是，两个人奋力挤上地铁，狼狈地像逃荒的难民。患难之时，最容易建立革命友谊，何况我和焦阳原本就有深厚的革命感情基础。

焦阳说他原本没打算出手，但那人太过分，女孩一直退让，都快贴到他身上了，他才忍无可忍。

“我看八成那家伙妨碍你吃女孩豆腐，你才出手的吧！”我嘲讽道。

焦阳浅浅一笑。

当我看见笑容在焦阳脸上重现的时候，那个肯为我挨揍，肯为我背黑锅的好朋友又回来了。

笑容的威力很大，一笑就能够泯恩仇，而像焦阳这样，在拥挤的车厢里旁若无人的狂笑，我真担心它的威力会令地铁都出轨。

地铁的终点便是我的大学，一块自由的土地，充满了未知的幻想，关于大学生活的种种传说，正如江湖中的怡红院一样，人人听过，人人知道在那里会发生很多事，可就是忍不住想去凑个热闹。

和焦阳的邂逅，是一个好的开始，但愿我的大学生活能延续这样的好运。我在心里默默想着。

但命运就仿佛是黑哨口袋里的红牌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倒霉的是谁。

之后，我与焦阳之间的恐怖经历，却是谁都不可能想到的。

2

8月31日 星期一

我的大学有着一个很赚钱的名字——欧洲义华学院，在中国凡是和洋大人扯上关系的东西，不管是住洋房还是开洋腔，行情都看好，我的学校也不例外。

在填志愿时，就是因为“欧洲”两字，引得无数有留洋心，没留洋钱的同学竞折腰。简介上的这所学校几乎是牛津和剑桥的综合体，校方想表达的意思是，这所学府除了地处中国之外，其他全部都是欧化模式，花的是人民币，受用的是欧元。吹得天花乱坠，就差没写：低能进来，牛顿毕业；傻根考进来，比尔·盖茨毕业。

可当我看见欧洲义华学院不过是在郊区圈了块地，盖了几幢教学楼的三流大学后，我满心的期许碎了一地。

远远望见校门口，排了一长溜的队伍，人群让我联想到抗战时期出入日军封锁城门的老百姓。这般情景，不知到底所为何事？

焦阳过去一打听，得知是学校保安在搜新生们的包，据称学校时

常丢失物件，为防学生偷盗，所携大包须接受检查。我深切体会到了一点，学校是最不把消费者当上帝的行业。

我和焦阳同属艺术专业，只是科目不同，所以我们住在同一幢寝室楼里。我俩相互留了寝室号，先去各自安顿行李。

推开寝室门，里面已经坐了两个人，一个捧着手掌式游戏机，专注投入在游戏之中。另一个架着副哈利·波特式的黑框眼镜，哭丧着脸斜倚床头，独自沉浸在自己的伤感之河中，就像家里过世了好几口人似的。连扛着行李的我进门这么大动静，都无法令他们抬一下头。

寝室乃四人一间，两个下铺已被占据。生怕幽怨男的眼神将床板看穿，我选了游戏迷的上铺。

刚爬上床铺，一人推门而入。

“大家好啊！”来人神采奕奕，高声说道。

寝室里的三个人不约而同地望向他，坦白说，他很帅，有点像电影明星金城武。往后的日子里，在三位室友之中，我也是和他比较谈得来。

寝室走廊里的喇叭，广播着稍后进行新生开学典礼的地点，我囫圇收拾一番，往大礼堂走去。

路上耽误，我来得晚，到了大礼堂，已人头攒动，挨三挤五，找了个角落站定，我迫不及待地望向人堆。

上大学之前，我从表哥口中得知，进入大学就如同判了三年有期徒刑，入狱后，你发现这个监狱不但没有狱警，而且男犯女犯还共囚一个屋顶下，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了。三年后，大家刑满释放，各奔东西。

表哥和我的荷尔蒙都告诉我，在这样一个地方，如果保持单身，是一件比裸奔更丢脸的事情。你在校园里裸奔，会有人向你竖大拇指，你单身三年，人家大拇指就朝着地上指。

放眼望去，礼堂内女生不由让我惊恐万分，我怕是自己眼花，擦了

擦眼睛，才确认此大学中的女生着装打扮品味与妓女雷同。我纳闷：上学路上，见几所发廊玻璃门内，端坐的却是一个个身着校服的小姐。搞不懂这些人到底是逼良为娼，还是逼娼从良的。弄得跟在位领导一样，有证的继位，没证的留职培训完了，官复原职。

我不再抱任何幻想，专心听台上之人演讲。

演讲台上，一中年男子，油头粉面，满脸笑容，台下芸芸众新生在他眼里就像是成堆的钱，他情难自禁地笑着，我断定此人就是“笑长”。校长姓范名童，这个名字估计是他父母为了省力，各取了自己的姓组合而成，完全没在意读音。在我大学生涯里，校长留给我的印象从未改变，一直是笑得合不拢嘴的模样。开始我还以为是他容貌先天喜庆，后来悟出，这般容貌在数钱的时候方便蘸口水。

校长旁边，昂首立一猛男，虎背狼腰，膀大腰圆，学校内只有两种老师有必要练就此等体魄，一是体育老师，二是教导主任。我经过简短而又快速的推理，料定能与校长同列一席的，只能是教导主任。

这两人往台上一站，颇有当年董卓与吕布的风范。

校长跨前一步，用一口山西特色的普通话发表新学期祝词。据我身边两位窃窃私语女生的可靠小道消息，范校长以前是挖煤矿的老板，在他老婆怀孕的时候办了这所大学，搞石化的转行来搞文化。之所以这么做的动机，是他怕孩子生出来没屁眼。

校长的祝词，教导主任的脑子。开场白是一如既往的“我简单说两句”，四十五分钟后，他说出了今天最振奋人心的一句话“今天就先说到这里”。

原本无精打采的众人，幡然醒来，作鸟兽状散去，人群中，我见焦阳朝我走来，两人结伴走向寝室。

我们有一句没一句地瞎聊，各自说起近年自己的经历来，我多年如一日的学习生涯，和日本荞麦面汤一样，平淡如水。

比起我，焦阳的高中经历简直就是一部在刀口上舔血的武侠片。

高一的时候，他与高出半头的男生打架，被打倒在地，捡起地上的铁皮铅笔盒朝对方脑门扔去，直接KO对手。一年后，对方因携带管制刀具，被转去少教所。

高二的时候，他与胖出三十斤的同学打架，被对方锁住喉咙的情况下，使出狼牙山五壮士的必杀技，抱着对方一同滚落二十多级楼梯，两人身受重伤，焦阳以微弱的点数优势获胜。那个胖子在高中毕业时，因斗殴致人重伤，被判无期徒刑。

高三时，对手换成学校内留级多年的流氓学生，这次与前两次不同，格斗进入冷兵器时代，在被流氓用自行车铁链猛抽数下后，焦阳用美工刀奋力反抗，致使对方从校服到内裤全部报废，以慑人的杀气迫使对方投降议和。最后说明一下，没过多久，此人因贩毒被处以死刑。

听罢这席话，胜似看完全套古惑仔，又劲爆且又过瘾。他的经历让我冒了不少冷汗，当年焦阳没有因为他父母那件事和我干上一架，实属万幸，算是死里逃生了。

跟他结仇等于跟法律结缘，不是吃牢饭就是吃花生米，我为我校男同胞的前景堪忧。后来我劝过很多次架，几条人命被我从焦阳手里活生生地夺了回来。

不过这件事，让我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：武功再高，也怕霉扫。

对于义务制九年教育外加三年高中禁闭苦读的学生来说，大学生活简直就是来到了天堂，像苦苦抗战的游击队终于同大部队会合了。

游击队有了正规军的编制，新兵自然要按照部队的那套程序走一遍形式，于是便诞生了军训。

大学里，要让叛逆的学生们想法一致，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，通常要统一一群人的思想有两个途径，让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或者理想。

我的每次军训，都提供了这样一位可憎的教官和让人赶快结束军训的理想，于是，类似谁和谁同时看上了一个女孩，这般的阶级内部矛盾

就先被放在了一边，大家矛头一致对外。这种空前团结无私的情况，除了军训，我只有在作弊时，才能感受到来自组织的温暖。

在军训的几天里，我和几位室友彼此间熟络了不少。睡我下铺的游戏狂人，名叫杨光，除了游戏，他还对刑事案件很有兴趣，他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将生活中的一切事物游戏化。轰动上海滩的榔头案主犯，被他认定为魔兽英雄山丘之王。而闻名一时的吸血老太太一案，杨光说是恶魔岛的BOSS现身。最离谱的是，一次我和他讨论开膛手杰克的真实身份时，他告诉我开膛手杰克其实是菜场里划鳝丝的小贩。我怎么就不知道18世纪的英国人就开始吃炒鳝丝啦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在我们这群人之中，杨光的瞎掰能力登峰造极，他凭一张嘴，愣是当上了文体委员，执掌生杀大权，我们寝室的后台犹如便秘者的排泄物，顿时硬了不少。

幽怨男叫做汴羽田，我和焦阳一致认为他的姓很齜齰，因为“汴”字融汇了下流的“下”字和下流的“流”字。他的行为也确实没有辱没他的姓，学习之余，他往往处于两种状态，要么瞪着幽怨眼在寝室里作痴情不悔状，没过几天，又追着其他美女满校园跑，一整天看不见人影，活脱脱的21世纪陈世美。他的口头老挂着一句：分手的最高境界是让对方说出这两个字。兄弟归兄弟，但我不得不说，操！这也太禽兽不如了。

和我最谈得来的是，那个样子帅帅的洛力。我校幸好有了他这个大众情人，许多女孩才没有跌入汴羽田的魔掌之中，可洛力一直没找女朋友，白白浪费了这张帅脸。我们几个曾对他那个方面的能力有所怀疑，一起凑过点钱，想让他去九龙男子医院转转，结果被他一顿暴打。

不过，我的大学生活正是有了这群朋友，才不至于在这郊区感到凄凉。而之后发生的一系列连环杀人案，也让我们几个一跃跻身为学校里的传奇人物。